



Lev Shestov
1866-1938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周国平总序

行为造就本质

自由选择经典插图本

[俄] 舍斯托夫/著 方珊 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ev Shestov

1866-1938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俄] 舍斯托夫 著 方 珊 等译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行为造就本质

自 由 选 择 经 典 插 图 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俄罗斯)舍斯托夫著; 方
珊等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0
(蝙蝠文库·自由选择丛书)

ISBN 7-5613-2740-4

I. 以… II. ①舍…②方… III. 舍斯托夫(1862—1938) —
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7367号

图书代号: SK3N0607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作 者: 舍斯托夫

译 者: 方 珊 等

责任编辑: 周 宏

插 图: 谢 峰

特约编辑: 陈德中

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一二零一工厂

开 本: 83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75

彩 插: 4

版 次: 2003年10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3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ISBN 7-5613-2740-4/B·52

定 价: 18.00元

“蝙蝠文库”遵循“经典文本，轻松阅读”的宗旨
选择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作品
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
遍求灵性高人配画设计
做出一套大众普及版本的汉译世界名著
构筑轻松愉快的经典阅读空间

“蝙蝠文库”所选内容均为
久经历史考验所沉淀下来的经典名作
是世所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
(美国《生活》杂志语)

“蝙蝠文库”邀请国内著名人文学者
参与丛书立意、版本确定、篇目选择与经典阐释
通过书评、演讲、访谈、答问
实现读者与大师的经常性接触与交流

“蝙蝠文库”译者：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何 新	全国政协
潘丽珍	洛阳外国语学院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徐奕春	商务印书馆
赵又春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傅 雷	已故著名翻译家
王容芬	旅德学者、社会学家
陈维纲	哈佛神学院
唐少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刘开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方 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周煦良	已故著名翻译家
杜小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蝙蝠文库”专业支持：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王 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王 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秦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 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
阎 嘉	四川大学中文系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何 新	全国政协
彭 程	光明日报社《书摘》杂志
柳鸣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罗新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谢有顺	南方都市报
王容芬	旅德学者、社会学家
和文军	成都晚报

蝙蝠文库总序

“蝙蝠文库”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

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惟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

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丛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前言：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斗争

方 珊

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理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苦难与绝望，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即便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看来，仍极具挑战性。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发展出一种崇尚理性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理性真理而选择死亡，柏拉图把哲学家尊奉为理想国的君主。即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很多人也是非常思辨、非常逻辑地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近代，康德通过区分“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理性”从上帝手中夺回，重新给予人认识理性真理的权利。黑格尔则把康德哲学推向极端，建构了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崇尚理性的哲学传统到了20世纪有增无减。现象学大师胡塞

1

以

头

撞

墙

尔就认为：哪怕世界毁灭了，理性的法则依然存在。

但是舍斯托夫却发出“旷野的呼告”。他认为，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相对照，西方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它以《圣经》思想为代表，在近代由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它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生死问题，无法解决人类的恐惧、绝望、堕落等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和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舍斯托夫哲学中的“圣经”、“上帝”概念，并不等于神学家思想中的“上帝”。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和迷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他对别尔嘉耶夫说的：“你把思想神化，而我恰恰最受不了思想的神化。”他在哲学中坚持信仰，坚持对真理的绝对性的怀疑，提倡思想的自由，实质上是在理性的力量借助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统制人的思想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正如他在纪念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中说的：“迫使我在没有人认为尽一切力量可能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进行斗争。”¹

二

舍斯托夫原名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1866年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虽出身贫寒，但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富商。舍斯托夫在基辅受启蒙教育，后被送到莫斯科上中学。1884年，舍斯托夫入莫斯科大学，开始就读数理

系，后转读法律系。大学毕业后，曾服兵役，担任过短期的律师助手，并在其父的企业工作，发表了几篇有关财经方面的文章。

1894年，他转而研究文学与哲学问题，次年，相继发表了几篇文学与哲学论文，满怀兴趣地研究莎士比亚、勃兰兑斯、康德、尼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1898年，其处女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家勃兰兑斯》一书问世，使之在文艺批评界崭露头角。1899年，《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出版。随之，《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于1903年问世，不仅在俄国学术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以后，《无根据颂》(1905)与评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结集《开端与终结》(1908)出版，又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舍斯托夫在莫斯科经历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后，曾回到基辅，并在基辅人民大学讲授古代哲学史教程。1920年，他举家迁居巴黎，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流亡教授组成的“俄罗斯学院团体”，兼任巴黎大学斯拉夫学研究所俄罗斯历史语言学系教师，并在索邦大学讲授俄罗斯与欧洲哲学思想史等课程，相继出版了《钥匙的统治》(1923)、《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等著作。

他与俄国、法国和德国等著名哲学家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可夫、胡塞尔和舍勒等交往密切，尽管彼此学术观点不

同，但交情甚深。晚年他仍笔耕不辍，著有《雅典与耶路撒冷》、《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思辨与启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鲜明地突出思辨与启示、理性与信仰、自明与上帝间的对立，终其一生他都在向上帝呼告：

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地狱啊，你的胜利在哪里？

三

由理性走向信仰，由自明走向启示，由雅典迈向耶路撒冷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和险象环生的道路，其中有眼泪、诅咒、悲哀，更有苦役和绝望的深渊。尽管这条路漫无尽头，但仍然吸引着为数不少的思想家去尝试跋涉。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只有那些始终坚持信仰的人，才有可能摆脱一切束缚，采摘到生命之果，而这样的人却屈指可数。

舍斯托夫就是这样一位抱着真挚信仰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追寻上帝的漫长之路并非始于神学，而是始于文艺批评。他曾向往当作家，写过一些习作，但并不成功。他还萌发过当歌唱家的想法，但遗憾的是，他的嗓子被音乐教师教坏了。在大学时期，他曾是一名热心研究工人运动的青年，写过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论文，但被否认了。尽管这些梦想都破灭了，然而，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人的个体存在境况却深深地吸引着他，对人生问题的敏感唤起了他对人的存在问题

的沉思。

兴许还是过去的文学情结在起作用，他的启蒙老师竟是莎士比亚。舍斯托夫也曾就人生问题向康德求教，遗憾的是，康德哲学未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深思。他进而想到，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的个体存在视而不见，而对所谓规律、法则、原理却津津乐道呢？难道知识是绝对有效的，我们必然向它顶礼膜拜、奉献一切，哪怕是我们认为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包括生命都要甘作祭品？这里面是否有值得追问的东西？

当哲学家们的大部头著作仍使舍斯托夫百思不得其解、疑窦丛生之时，一些文学家的作品却深获其心。莎士比亚那谜语般的诗句“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强烈地震撼了他，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曾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关键问题：“是生还是死？”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应面对的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然而，哲学家们不仅没有去面对它，反而掩盖它。

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近代以来最为尖锐、最为鲜明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莎翁通过其许多优秀作品已经向世人宣告，过去的一切尽管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然而却正在走向破灭。当人的存在露出其可怕的面貌时，人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要么走向死亡，要么就立刻去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否则，人该怎么办？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告诉我们，不是凯撒，而是杀死凯撒的凶手勃鲁托斯崇信道德是全权与万能的，并教人去正视灾难，承受不幸。莎翁已经清楚地知道，道德是为所欲为、刚愎自用的，它要求人为此献祭。指责他执行道德的命令而杀死了凯撒。

舍氏指出，应当把矛头对准道德本身，而不应对准勃鲁托斯去分析。因为，戏剧情节的发展恰好表明，勃鲁托斯仅仅是为了捍卫道德，才动手杀害凯撒。道德借用勃鲁托斯表明，它是自律的，它会不顾一切而行事，任何人对于它只能完全信任，尊奉其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一旦道德选中了勃鲁托斯去执行其命令，他就应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他应为被选中执行这一光荣的使命而欢呼，因为，他的最高幸福正是把自己和他人当作祭品，作为向至高无上的道德的奉献。在这一奉献中，他需要排除个人杂念、一己私欲，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坚信，道德是纯洁无瑕的，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最珍爱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毫无怨言地奉献于道德的祭坛前。

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对勃鲁托斯的描写，预感到这里存在着某种欺骗，某种谎言。当然，生活中总是有牺牲，有献身，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献身，而在于为谁，为什么而献身，也就是说，应把祭品献给谁？显然，牺牲品应有其意义，献身应有其价值，如毫无意义，也就轻如鸿毛。

把祭品献给道德会怎样呢？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勃鲁托斯
在献出祭品后，并未得到那种最高的绝对幸福，也无法感受
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崇高，反而失去继续为其效劳的兴趣。

如果说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勃鲁托斯只是开始奏
响这一不和谐音，那么，在《哈姆雷特》中，表面坚定、内心
矛盾的“勃鲁托斯”已变成了绝望的哈姆雷特，而在《李尔
王》中更是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这就是世界的最后结局
吗？”在《麦克白》中，那个应在道德面前受审的凶手，居然
狂叫：“你，命运，我要同你决斗。”这时，莎士比亚已经表
现出胆大妄为了。

四

舍斯托夫非常关爱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尽管被许多人视
为“为艺术而艺术”者，但舍斯托夫却认为这是对契诃夫的一
种误解。因为契诃夫描写的人物，无论是教授，还是其他人，
都是将主人公陷于“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墙”的窘
态。契诃夫不曾去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理想”，因为这一所
谓“理想”虽被早期托尔斯泰以其卓绝的艺术手法一再赞颂
过，但已被晚年托尔斯泰所否认，也遭到中年契诃夫的厌恶。

舍斯托夫指出，契诃夫的伟大作品所描写的真正、惟一
的主人公是一个毫无希望之人，面临绝望的人。他们生活在
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无法选择，也别无选择，只有用头去撞

墙。许多人都在极力维护原则，俯首听命于这些享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知识的支配，把它们视为一堵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而谁想抛弃这一切，就只能是一个绝望的人。

虽然契诃夫也无法做出自己的回答，但他毕竟以一系列作品生动地揭示出人生的两难处境，绝没有逃避或掩盖问题。《没有意思的故事》、《伊凡诺夫》、《黑衣修士》、《第六病室》等作品，都突出了主人公的绝望以及面对绝望时的无奈。由此，舍斯托夫称契诃夫为“绝望的歌唱家”。

至于托尔斯泰，舍斯托夫认为，应该把他的一生分成两个时期。早年的托翁写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由于害怕疯狂和疯人院，他更多地描写了上层人的高雅生活与理性道德原则。但到了晚年时，托翁却感到自己被从共同世界里驱逐出来，从而可以以自己特殊的眼睛来看待一切。于是，他看到了上层人的兽行、残忍，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番景象。这样，他在《狂人日记》、《谢尔盖神父》等作品里，表明自己由于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一切后，所产生的无根据、无缘由的恐惧。要么是托翁被其他正常人看做是病人、狂人，因而需要治疗，要么就是整个世界病了。

柏拉图曾说，哲学家除了准备死亡和死亡以外，什么也不追求。而托翁晚年正是醉心于哲学，献身于哲学。他的晚期作品描写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不安，无论他过去曾有过多大的荣誉，有多么幸福的人生、家庭、朋友，都无济于事，

丝毫不能给人以力量。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离家出走一样，只有抛弃一切，忘掉和放弃自己全部伟大的过去，才能敢于面对死亡。

五

舍斯托夫作为一个哲学家，一般被人称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是一个极富独创性的哲学家，他毕生都在与人们所崇信的自明真理进行斗争。由此，他极为赞赏曾经以荒谬、疯狂来反抗自明的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舍斯托夫一生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关注。他的那本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名著《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详尽研究。以后，他在《开端与终结》、《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在约伯的天平上》等著作中，仍在不断地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

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都以其作品提出了是否存在悲剧哲学的问题。悲剧哲学不仅不关心传统哲学研究的问题，而且还要反对传统哲学，因为悲剧哲学就是要抛弃过去曾经相信和热爱的一切，把过去奉为理想的东西视为虚假、骗人和反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死屋手记》为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带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